

【美】弗朗辛·普罗斯◎著

世界最美的地方

Sicilian Odyssey

西西里的传说

意大利的整个历史
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历史
似乎被提炼、浓缩并在这个非凡的岛屿演绎出来
一个奇异、神秘的西西里……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最美的地方

Sicilian Odyssey

西西里的传说

[美] 弗朗辛·普罗斯◎著
陈余德◎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I712.65
PL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西里的传说 / [美] 弗朗辛 · 普罗斯著; 陈余德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03
ISBN 7-5434-5693-1

I . 西 ... II . ①弗 ... ②陈 ... III . 游记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8264 号

Text copyright ©2003 Francine Prose

Photographs copyright©2003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Copyright © 2006 Th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including photocopying,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145 17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36-4688

书 名: 西西里的传说

作 者: [美] 弗朗辛 · 普罗斯

译 者: 陈余德

责任编辑: 路殿维 杨翠芬

装帧设计: 相彩英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9.5

印 数: 8000

书 号: ISBN 7-5434-5693-1/I · 938

定 价: 20.00 元

合同登记号: 03-2006-03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邮购地址: 麦田书友俱乐部 (河北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050061)

邮购电话: 0311-87731224 87702240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内容简介

“意大利的整个历史——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历史——似乎被提炼、浓缩并在这个非凡的岛屿演绎出来。” 弗朗辛·普罗斯在这部令人振奋的西西里旅行纪实中写道。普罗斯在遍及全岛的行程中，考察了西西里的完美与优雅。现代生活的各个层面，正是以这种完美与优雅，覆盖在这座岛屿多姿多彩而又野蛮的历史上面。

普罗斯写出了对西西里的艺术激情，使那里的历史更加充满色彩，太阳更加炽热，饮食更加讲究，政治也比地球上任何地方更加拜占庭化。

本书熔个人叙述、旅行纪实和艺术评判于一炉，加之作者以自己拍摄的照片作为补充，从而将一个奇异、神秘的西西里展现在现代读者面前。



Francine Prose

弗朗辛·普罗斯著有十部小说，包括《野人之梦》、《古朴民族》和200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作品《忧郁的天使》，最新的作品有《缪斯的生活》。她的短篇小说经常刊载于《纽约人》、《大西洋》和《巴黎评论》等期刊。这些作品已结为两集出版：《妇幼优先》和《宁静的王国》。普罗斯也是一位多产的散文作家，这些散文刊登在《纽约时报杂志》、《哈伯斯》（她为该刊编辑）、《埃利》、《GQ》、《华尔街评论》和《纽约人》。她获得诸多奖项和荣誉，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富布来特奖和国际笔会翻译奖。现住纽约市。

目 录
Contents

- 001/第一章 抵达者
- 017/第二章 锡拉库扎
- 030/第三章 建造和重建：巴洛克的荣耀
- 039/第四章 娱乐
- 050/第五章 马赛克镶嵌画
- 063/第六章 两个城镇
- 071/第七章 世界奇观
- 084/第八章 交谈
- 104/第九章 豹
- 114/第十章 巴勒莫
- 131/第十一章 激情
- 140/第十二章 离别
- 146/第十三章 礼物

第一章

抵达者

Arrivals

[1]. 荷马，公元前10世纪前后的希腊盲诗人，史诗《奥德赛》的作者。

[2]. 奥德修斯，荷马所作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伊塞卡国王，特洛伊战争中领袖之一。

[3]. 瑙西卡，《奥德赛》中国王阿尔喀诺俄斯的女儿。

[4]. 佩塞芬尼，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德墨忒耳的女儿，后被冥王普洛托劫持娶作冥后。

[5]. 阿尔斐俄斯，追求仙女阿瑞托莎的河神，因月神和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将阿瑞托莎化为泉水，帮她逃脱，阿尔斐俄斯遂化为河流，与泉水会合。

在被荷马^[1]称为太阳岛的西西里岛的北部海岸，遭受海难的奥德修斯^[2]被海水冲上海岸，为国王的女儿瑙西卡^[3]所救。在内陆，鲜花盛开的鄱古萨湖岸边，冥王抓住了德墨忒耳的女儿佩塞芬尼^[4]，带着她一路无阻地穿越了这个岛屿，来到锡拉库扎南面的泉边。在那里，他们进入了地下的冥界，居住在那里，直到德墨忒耳的恳求打动了诸神，允许佩塞芬尼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享受人间的生活。由于被河神阿尔斐俄斯^[5]在阿卡狄亚满城追寻，仙女阿瑞托莎向月神和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求助；她变成了一汪泉水，在海洋对岸的锡拉库扎重新出现，在一潭池水里与她的追求者会合。那潭池水今天已经是纸莎草蔓生，被平和的白色鸭子占据，四周还围起了漂亮的栅栏。所以，即使在荷马前的时代，这个岛屿显然也是无比奇妙。诸神与各路英雄理所当然地会来到



帕拉佐阿克瑞德

这里，上演他们冒险、幸存、悲伤、哀悼以及重聚的戏剧。

西西里是代达罗斯^[6]降临的地方。当他精心策划的计划——借助用蜡做成的翅膀，让他自己和儿子从弥诺斯王^[7]的监狱逃脱——失败之后，当他必定目击的悲剧发生——看着自己的儿子在天空翱翔，越飞越高，离太阳越来越近，直到蜡制的翅膀熔化，致使儿子伊卡洛斯坠入大海之后，在他找到儿子的躯体，将他掩埋在伊卡里亚岛上之后——只有在那时，这位迷宫的缔造者，这位发明家，这位技术大师，在所有他能够选择的地方中，选择来到西西里休息。

当他飞临岛屿，并且——根据神话——在西海岸的某个地方降落后，他看见了什么？不管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什么样的景象，与今天的旅游者所发现的已大相径庭。据说代达罗

[6]. 代达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曾为克里特岛国王制造迷宫。

[7]. 弥诺斯王，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岛之王，宙斯与欧罗巴所生之子。

斯曾抵达埃里斯附近，当时埃里斯还不是一个朴素而可爱的中世纪城镇，裹在薄雾中，如同镶嵌在一颗古色古香的戒指上的独粒的钻石，耸立在山顶上。在特拉帕尼和马萨拉之间海岸线上的盐锅，切法卢的大教堂，诺托和巴勒莫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巴洛克风格的奢华，杰拉的石油化学工厂——这一切都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鄯古萨湖——佩塞芬尼被迷恋她的冥王劫持的地方——也还没有被尘土飞扬的赛车道环绕。

这个岛屿多彩而残酷的历史和自然景色还没有机会被战争的硝烟、入侵者、地震和火山爆发、争斗、暴政、罪恶和死亡来遮盖。这座史前部落占据的岛屿依然要排斥、继而接纳众多的入侵者——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罗马人、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拜占廷人和撒拉逊人、诺曼人、斯瓦比亚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所有这些人在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然而他们得到的是更大量的礼物。事实上，整个意大利的历史——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历史——似乎被提炼、浓缩并在这个非凡的岛屿演绎出来。“到了意大利不去看看西西里，就等于没有到过意大利。”歌德写道，他在1787年4月登陆过巴勒莫。“因为西西里是一切事物的线索。”

不难理解，是什么吸引入侵者来到这里，他们为什么烦恼，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吸引他们的部分原因一定是绝对的美。这种美——如荷马提示我们的——男人将会不遗余力地将其据为己有。但是，吸引力还来自土壤的肥沃和慷慨。从最早的时代开始，丰产女神——西布莉、德墨



忒耳和刻瑞斯——在这里就已经受到人们的崇拜。在锡拉库扎的考古博物馆里，有手持一捆捆谷物的女神还愿塑像的大会展。从帕拉佐罗阿克瑞德的古希腊圆形露天大剧场走下山坡，是十来幅刻在岩石表面的粗糙的西布莉像。为了保护塑像，它们都被围在栅栏后面，这就使它们看上去更神秘，更超俗，也更庄严。每年8月，山城冈戈用系有红缎带的谷穗装点大街小巷——这是来自宗教仪式的一个节日，以纪念德墨忒耳。在埃纳，这个岛屿上最高、并且距离地理中心最近的城市，你可以攀上一块岩石，据说它在刻瑞斯的祭礼中一直是最重要的祭坛。在难得晴朗的日子，你甚至可以看见埃特纳火山。

或许，代达罗斯仅仅看到了女神的礼物：金色的山丘，青绿色的海岸，温暖的阳光，一片片的野茴香和橘子林。岛屿对面，锥形的埃特纳火山冒着轻烟，似乎在发出威胁或者给予许诺：某种戏剧性的事情即将发生。或许，他凭直觉知道或懂得，他已经来到了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自然与人造的极度辉煌，都在坚持与最极端的恐怖，最持久、最可怕的杀戮平安相处的权利。这是一种看上去必定令人信服的结合，在其诚实性方面，甚至是一种安慰——那是与他刚承受的痛苦和损失想比较而言。很可能，代达罗斯意识到，他到达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最豪华、壮丽的景色，最骄奢淫逸的享受——丝毫没有空闲的时候——将安抚我们生存的艰辛。

由于上述种种理由，在这个世界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野蛮、糟糕和脆弱的当口，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这





埃纳的房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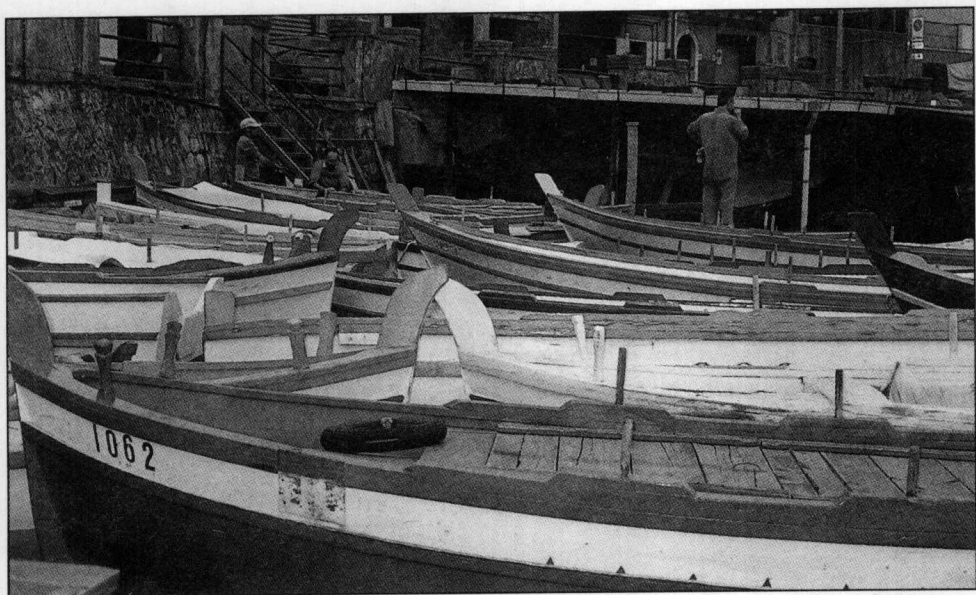
里。2002年2月，我和豪伊离开纽约，前往西西里度假一个月。自从上一年9月那个早晨以来，我们没有冒险远离过家乡。那时，当我们在肯尼迪机场等待登机，前往加利福尼亚时，我们首先注意到，一缕黑烟从下曼哈顿朝东面翻腾，我们加入了一群震惊而又安静的旅行队伍，聚集在一架电视机周围。而现在，像代达罗斯一样，我们来西西里旅游，部分原因是为了体验它的神秘和魅力，领略它丰富多彩的艺术和建筑，它的历史和文化，它那过去和现在天衣无缝的结合。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发现这个岛屿有过的历史，教我们懂得美丽对暴力、生命对死亡的胜利。

.....

代达罗斯居然从西边登陆，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啊，按理他应该来自另外的方向。或许，他听说过——并且害怕——东海岸，这传说中的独眼巨人的海岸，库克罗普斯海岸，在那里，瞎了眼的、狂怒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8]尾随在奥德修斯及其随从后面，向他们投掷巨大的岩石。岩石至今仍在那里，形状稀奇古怪，像火山形成的小岛，在阿锡特瑞扎海滩，从海中直刺天空。岛屿上装饰着神圣的雕像，保佑驾木船出海的渔民。从海鲜餐馆就可以看到岛屿，从城里驾车出来的潇洒、富足的卡塔尼亚人前往餐馆，津津有味地吃着热气腾腾的意大利扁面条，以及龙虾和意大利调味饭。

首先从纳克索斯岛登上海岸的希腊航海者，一定有充

[8].波吕斐摩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被禁锢在其洞穴的奥德修斯灌醉后弄瞎其独眼。



阿锡特瑞扎的渔船

分的理由躲开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那危险的石制投射物。而对于我们这样的现代旅行者，岛屿的这一边——或者更明确地说——卡塔尼亚机场——提供了一个比途径陡峭、交通混乱而容易致人于死地的首府巴勒莫更温馨、更舒适的登陆场所。

从罗马起飞的飞机，把我们投放在沉睡着的丰塔纳罗莎机场。自从我们上次来这里后的最近十年里，它已经变成了类似于巴尔干半岛前哨的一个地区机场，与上一次来这里时我清楚地记得的样子已经完全不同。那时，我和豪伊带着母亲和我们两个小儿子到这里旅行。我们最生动的记忆是在一个单行道上，一些汽车逆向飞速驶来，我们把孩子们使劲拉出公路。但是，我们饱览了岛屿风光，留下了丰富的回忆——爱上了西西里岛，并许诺，我们将尽快



地回到这里来。

留在我记忆中最多的的是西西里海岸的美貌，它的秀丽景色，尤其是它的艺术。事实上，驾车几个小时，可以把你从世界上保存最完美的希腊寺庙、带到幸存的最伟大的罗马或者拜占廷建筑风格的马赛克镶嵌画现场。我记得，我一直希望西西里是我降生的地方，而且如果再生的话，我仍喜欢生在西西里——更愿意成为一个高大、英俊、热爱生活、幸运的西西里小伙子，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胃口很好，而不需要为体重、健康或者事业担忧。（倒不是说有什么性别歧视，我觉得，要是再生为一个西西里女人，不免涉及更多的日常争斗。）

现在，我等候在机场的行李传送带旁，身边就有这样一群年轻人——拥抱，交谈，做手势，如此强烈地张扬着个性，如此健谈，优雅而令人瞩目，似乎他们每个人都在指挥着一部交响曲：语言的音乐。正是这一切——比其他任何事物——更让我感受到：我又一次来到了意大利，来到了西西里。

这里的生活像是在高温中燃烧，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递送了不同寻常的温暖。尽管西西里人素来以固执、严厉、突如其来的粗暴态度和折磨人的宗教狂热著称，然而事实是，我们所到之处，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与人交往中，都那么地轻松愉快。我们走近前去问路的第一位警察，和我们交谈了十五分钟，谈话的范围从交纳高额税金的烦恼，到拥有（差不多）成熟孩子的愉悦和欣慰。当他和豪伊发现：他们是同龄人时，他们突然发出了笑声，因为两人都以为对方比自己年轻几岁。几天以后，我们问一位长途汽车的驾驶员，从锡



拉库扎去城中的考古博物馆该怎么走。他问我们是哪里来的，并告诉我们：毫无问题！上车！“各位好！嗨。”他招呼跟在我们后面上车、显然是大吃一惊的乘客，“上车，往里走，我们要开到纽约去！”没过几分钟，他就额外停了一次车——从他正常的行车路线略微绕一点儿弯路——以便让我们在目的地下车。

伟大的西西里作家莱奥纳多·夏夏^[9]对国人那种“自然的悲剧性的与世隔绝”已经说得很多，写得很多了，然而，西西里人的幽默感却鲜为人知：木偶戏剧院、收集在巴勒莫的皮特尔博物馆和帕拉佐罗阿克瑞德的乌塞罗博物馆大厅的民间绘画、狂欢节的寓言彩车、还有装在盘子里的火腿三明治和比蛋白杏仁糖果更为流行的细条实心面，陈列在随处可见的——通常每一个城市街区至少有一家或两家——糕饼店或冰淇淋店的橱窗里，这一切里面都透着喜剧色彩。有些糖果店——例如，艾里斯的“玛利亚糖果店”——全岛闻名，对于从大陆或岛屿其他地方来的旅行者来说，成了必到的朝圣之处。

任何其他地区的成年人对糕点、糖果和冰淇淋都不会如此情有独钟。在这里，一个冰淇淋三明治确实是一个冰淇淋三明治——大块的阿月浑子果实或者草莓压入一个奶油鸡蛋卷或者一个卷筒里——西西里人把它们当作早饭。像其他许多有关西西里的事物一样，这种热情变得非常富有感染力。我们到达后不久，我发现自己非常想吃一种日常的奶油甜馅煎饼卷，在家连做梦都吃不到的并令人牙痛的蜜饯。我真想说服豪伊：去旅馆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一条单行车道上逆

[9]. 莱奥纳多·夏夏（1921年~），出生在西西里岛的意大利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雷加尔佩特拉教区》，以及一系列以西西里岛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向开车——其实只是很短一段路，但我克制着自己没有说出来。然而，在双向道上，我仍然过了很久才敢睁开双眼，因为有一个驾驶员驾着时速超过一百公里的车子插入我们的车道，从内侧超越一辆卡车，然后，几乎是在最后一秒钟，才箭一般地窜回他的车道，刚好避免了两辆车车头相撞。心脏虚弱的人在西西里的任何地方驾车都是不适宜的。

在这里很容易得到快乐，但是这需要进行调整。像在文化上调整一样，生理上也要作许多调整：学会按照西西里时间生活。不到下午两点，几乎没有人会吃午饭，而晚餐则几乎要到九点——那时邻居们全都外出吃比萨，而在中午是没有人提供比萨的。每天下午一点半左右，每个人都关闭商店和公司，离开办公室，赶着回家吃午饭，这时候，道路交通会突然陷入瘫痪。随后，在几分钟之内，突然沉寂下来的城市中的街道就会变得空荡荡的。在晚上，大约七点钟，尤其是星期天晚上，当地居民便会走出家门，像例行公事似的在主要街道上缓缓散步。

星期一上午商店是关闭的，星期五也是一个节奏缓慢的日子。在星期天，一切（与经营和商业有关的）活动全部停止。星期天的墨西拿与每个星期一都要重生的、充斥着喇叭声、闹哄哄的疯人院似的城市截然不同，简直让人难以辨认。某个星期天上午，我们驾车进入马萨拉山谷，发现它看上去像某些有关核武器的恐怖电影里的鬼城。在大街上——或者在任何地方，连个人影都看不到。最后，我们走进了大教堂，整个城镇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与朋友交谈，赞美新生儿，审视异性，并把可以接受的最低程度的注意力投注到

正在拖着长音讲述教义问答手册重要性的牧师身上。

我们退出来，在穿过游廊时看见了一些不愿进教堂的人，大多数是中年或老年男人，读报、抽烟、闲聊、等候他们的妻子和家人。他们像是在一个交谊俱乐部并兼作鸟学博物馆里，其实那就是一个鸟类博物馆。那里的墙边排列着一个个玻璃橱窗，上面满是灰尘，里面装有几十只做成标本的鸟和森林小动物，将最后绝妙地展示它们那凶猛一刻的锋利小牙齿露在外面，即便只是为动物标本剥制者而做。最后，很久后的最后，教堂的钟声响了，镇上的人从教堂蜂拥而出，来到下午温暖的阳光下——午饭时间到了。

.....

凄凉的丰塔纳罗莎是卡塔尼亚郊区的一个预演，它已被一英里接一英里的高高耸起、外表破损的公寓建筑损坏了形象，让人们想到东街区国家社会主义者住宅的可憎面目。这与建筑的死亡象征很相似。开车经过时，你不禁会想起建筑物底下的碎石——在公元前8世纪由哈尔基斯^[10]人打下的基础。卡塔尼亚在公元12世纪和17世纪被地震毁灭，1969年被火山岩浆覆盖——始终存在着变成碎石的危险。郊区围绕着城市的历史中心，形成了一个难以靠近的保护壳。这些年来这个城市的历史中心不断地在走向腐朽，但是最后恢复了生机，部分原因要感谢与工艺和计算机有关的工业在最近蜂拥而入。卡塔尼亚人说的“艾特纳谷”是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在当地的翻版。如果说独眼巨人的海岸是平静而

[10]. 希腊埃维亚州首府。